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3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. 07, No. 220I

原始資料: 妙雲蘭若提供, 眾生出版社提供, 日本 SAT 組織提供, 眾生出版社提供新式標點

大般若經第十三會忍波羅蜜多分 序

西明寺沙門玄則撰

惟夫擅等覺之靈根、膺廣慈之奧主，馮閻海而利往、籠蒼品以遐征，則忍波羅蜜為無與競，是以玄朋踵萃、神謨繼闡。將夷道梗、為沮心怨，播親親於蠢徒、闢蕩蕩於情路，雖毀甚矛箭、害窮齋粉，必當內蠲我想、外抵人相，目鄰虛之有間，投刃曷傷？念機關之無主，觸舟奚若？我無自我，物復誰物？譬夫大浸稽空，而空無溺懼；積洿歸澤，而澤無垢忿。況已謝之聲，毀譽一貫；既遷之色，損益同科。大欲饒之以樂，豈復加之以苦？不有來損，則攝受之路無從；不有往慈，則菩提之行無主。翻為善友，更領深恩，聞詈劇絲竹之娛，得捶踰捧戴之悅。太子之二目兼喪，曾靡二心；仙人之七分支解，方酬七覺。其感通也，則百矛集體，百福之相開；萬惱縈身，萬德之基立。其致用也，則遠契無生，俯遠塵於證淨；遙資大捨，均左塗於右割。比慚愧而為衣，則龍袞不侔其麗；禦煩惱而成鎧，則犀渠有謝其堅。語其大力，則拔山無以喻；談其無畏，則賈勇弗之倫。始即事而為三，卒階行而成五，莫不具依方便，斯著圓音。詞旨慇懃，理義詳覈。一軸單譯，比於勤分。規弼之美，不其要歟！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八十九

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第十三安忍波羅蜜多分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，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爾時，世尊告具壽滿慈子：「汝今應為欲證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摩訶薩宣說安忍波羅蜜多。」

時，滿慈子蒙佛教勅，承佛神力便白佛言：「若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於他有情種種訶罵、毀謗、言說應深忍受，不應發起忿恚恨心，應起慈悲報彼恩德。如是菩薩應於安忍波羅蜜多深心信樂，隨所發起安忍之心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是菩薩摩訶薩能住安忍波羅蜜多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問具壽滿慈子言：「諸菩薩眾所修安忍，與聲聞眾所修安忍，有何差別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諸聲聞眾所修安忍，名為少分行相，所緣非極圓滿；諸菩薩眾所修安忍，名為具分行相，所緣最極圓滿。謂諸菩薩安忍無量，為欲利樂無量有情，被安忍鎧作是誓言：『我當度脫無量有情，皆令離苦，證涅槃樂。』是故菩薩安忍無量。聲聞安忍唯為捨棄自身煩惱，非為有情，是故名為少分安忍，非如菩薩摩訶薩眾安忍無量。以諸菩薩不離安忍波羅蜜多，是故名為具分安忍。若於菩薩起不清淨，不能含忍損害之心，當知彼人獲無量罪，非於聲聞、獨覺乘等，是故菩薩安忍最勝。」

「又，舍利子！諸菩薩摩訶薩如為如來、應、正等覺之所訶責，心無忿恨；如是若為或旃荼羅、或補羯娑、或餘下賤諸有情類訶罵、謗毀，亦不應起忿恚、嫌恨、加報之心經剎那頃。如是菩薩攝受安忍波羅蜜多疾得圓滿，不久證得一切智智。如是菩薩修學安忍波羅蜜多漸次究竟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安住攝受安忍波羅蜜多，堪受他人訶罵、謗毀，其心不動如妙高山，功德善根增長難壞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普為世間作大饒益。」

時，舍利子復問具壽滿慈子言：「若菩薩摩訶薩修安忍時，有二人來至菩薩所：一善心故以旃檀塗，一惡心故以火燒身。菩薩於彼應起何心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是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於第一人不應起愛，於第二人不應起恚，應於彼二起平等心，俱欲畢竟利益安樂；如是菩薩摩訶薩眾能行安忍波羅蜜多，能住安忍波羅蜜多。若菩薩摩訶薩能行安忍波羅蜜多，能住安忍波羅蜜多，是菩薩摩訶薩能無倒行菩薩行處，能無倒住菩薩淨土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於有情類，不應發起忿恚之心，不應發起嫌恨之心，不應發起報怨之心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於有情類，安忍圓滿、稱讚圓滿、柔和圓滿、意樂圓滿，無忿無恨，於一切處皆起慈心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，他諸有情來至其所，起怨害心，欲打、欲縛、毀辱、訶責，皆能安忍無心加報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，他諸有情來至其所，欲興鬪諍作不饒益，菩薩於彼起和好心，軟言愧謝令毒心息。」

「爾時，菩薩作是思惟：『如有情來至我所，欲興鬪諍作不饒益。我證無上正等覺時，當為宣揚甚深空法，令永息滅一切鬪諍，謂為宣揚所有色蘊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，亦為宣揚所有受、想、行、識蘊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或為宣揚所有眼處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或為宣揚所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或為宣揚所有色處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或為宣揚所有眼界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，亦為宣揚所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或為宣揚所有色界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，亦為宣

揚所有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或為宣揚所有眼識界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，亦為宣揚所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或為宣揚所有眼觸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，亦為宣揚所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或為宣揚所有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，亦為宣揚所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

「『或為宣揚所有地界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，亦為宣揚所有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或為宣揚所有因緣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，亦為宣揚所有等無間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及從諸緣所生諸法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或為宣揚所有無明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，亦為宣揚所有行、識、名色、六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或為宣揚所有欲界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，亦為宣揚所有色界、若無色界、若無漏界皆如幻化畢竟性空，畢竟空中無所諍競，令彼聞已鬪諍心息。』

「如是菩薩作是思惟：『我證無上正等覺時，為諸有情說如是法，令其永滅一切鬪諍，其心平等猶若虛空，不相伺求種種瑕隙，由斯感得大士夫相所莊嚴身，一切有情見者歡喜互相饒益，乃至證得清涼涅槃，離諸戲論畢竟安樂。』」

爾時，舍利子問滿慈子言：「菩薩、聲聞二種安忍，應知何者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？」

時，滿慈子便謂具壽舍利子言：「今以現事詰問尊者，隨意為答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隨意詰問，我當為答。」

滿慈子言：「世間鑠鐵與瞻部金二種光彩，應知何者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？」

舍利子言：「世間鑠鐵所有光彩，難可方比瞻部真金，謂瞻部金所有光彩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。」

滿慈子言：「聲聞安忍如世鑠鐵所有光彩，菩薩安忍如瞻部金所有光彩，應知二種安忍勝劣差別之相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聲聞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觀色蘊乃至識蘊，無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、孺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見者之所引發；菩薩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觀色蘊乃至識蘊，都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，無增無減，本來寂靜之所引發，是故菩薩所有安忍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

，過諸聲聞所有安忍。聲聞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觀眼處乃至意處，無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、孺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見者之所引發；菩薩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觀眼處乃至意處，都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，無增無減，本來寂靜之所引發，是故菩薩所有安忍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，過諸聲聞所有安忍。聲聞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觀色處乃至法處，無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、孺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見者之所引發；菩薩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觀色處乃至法處，都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，無增無減，本來寂靜之所引發，是故菩薩所有安忍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，過諸聲聞所有安忍。聲聞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觀眼界乃至眼界，無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、孺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見者之所引發；菩薩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觀眼界乃至眼界，都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，無增無減，本來寂靜之所引發，是故菩薩所有安忍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，過諸聲聞所有安忍。聲聞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觀色界乃至法界，無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、孺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見者之所引發；菩薩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觀色界乃至法界，都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，無增無減，本來寂靜之所引發，是故菩薩所有安忍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，過諸聲聞所有安忍。聲聞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觀眼識界乃至意識界，無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、孺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見者之所引發；菩薩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觀眼識界乃至意識界，都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，無增無減，本來寂靜之所引發，是故菩薩所有安忍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，過諸聲聞所有安忍。聲聞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觀眼觸乃至意觸，無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、孺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見者之所引發；菩薩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觀眼觸乃至意觸，都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，無增無減，本來寂靜之所引發，是故菩薩所有安忍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，過諸聲聞所有安忍。聲聞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，無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、孺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見者之所引發；菩薩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，都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，無增無減，本來寂靜之所引發，是故菩薩所有安忍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，過諸聲聞所有安忍。聲聞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觀地界乃至識界，無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、孺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見者之所引發；菩薩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觀地界乃至識界，都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，無增無減，本來寂靜之所引發，是故菩薩所有安忍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，過諸聲聞所有安忍。聲聞乘人所有安忍，唯觀無明乃至老死，無我、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、孺童、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見者之所引發；菩薩乘人所有安忍，亦觀無明乃至老死，都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，無增無減，本來寂

靜之所引發，是故菩薩所有安忍廣大、微妙、清淨、殊勝，過諸聲聞所有安忍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若怨賊來解身支節，是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：『殑伽河沙可知數量，身之數量難可得知。若所解身、若能解者，俱色攝故分數難知；所解身支分數極少，如何緣此應生忿恚？』是菩薩摩訶薩觀如是義，雖遭怨賊解身支節而能忍受，都無瞋忿、怨恨之心。是諸菩薩摩訶薩眾，隨所發起安忍之心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攝受安忍波羅蜜多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，應知安忍波羅蜜多，能一切時常不捨離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若有人來捶打、訶罵，是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：『殑伽河沙可知數量，我身過患難可得知，謂無始來發起種種煩惱惡業違害理事，諸佛賢聖共所訶毀。今此人來捶打、訶罵，百分、千分乃至鄔波尼殺曇分未得其一，如何緣此應生忿恚？』是菩薩摩訶薩觀如是義，雖有人來捶打、訶罵而能忍受，都無瞋忿、怨恨之心。是諸菩薩摩訶薩眾，隨所發起安忍之心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攝受安忍波羅蜜多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，應知安忍波羅蜜多，能一切時常不捨離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若怨賊來劫奪財寶，是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：『如是財寶本性皆空無所繫屬，如何緣此應生忿恚？』是菩薩摩訶薩觀如是義，雖遭怨賊劫奪財寶，而心都無瞋忿、怨恨。是諸菩薩摩訶薩眾，隨所發起安忍之心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攝受安忍波羅蜜多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，應知安忍波羅蜜多，能一切時常不捨離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與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等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與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等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如大地、大水、大火、大風、虛空無所分別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如大地無所分別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譬如大地，雖以可愛色、香、味、觸擲置其中，而都不生高欣喜愛；雖以非可愛色、香、味、觸擲置其中，而都不生下感憂恚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遇種種可愛所緣，而不應生高欣喜愛；雖遇種種不可愛緣，而不應生下感憂恚。安忍淨信常現在前，猶如大地平等而轉，故說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如大地無所分別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如大水無所分別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譬如大水，雖以可愛色、香、味、觸擲置其中，而都不生高欣喜愛；雖以非可愛色、香、味、觸擲置其中，而都不生下感憂患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遇種種可愛所緣，而不應生高欣喜愛；雖遇種種不可愛緣，而不應生下感憂患。安忍淨信常現在前，猶如大水平等而轉，故說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如大水無所分別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如大火無所分別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譬如大火，雖以可愛色、香、味、觸擲置其中，而都不生高欣喜愛；雖以非可愛色、香、味、觸擲置其中，而都不生下感憂患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遇種種可愛所緣，而不應生高欣喜愛；雖遇種種不可愛緣，而不應生下感憂患。安忍淨信常現在前，猶如大火平等而轉，故說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如大火無所分別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如大風無所分別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譬如大風，雖以可愛色、香、味、觸擲置其中，而都不生高欣喜愛；雖以非可愛色、香、味、觸擲置其中，而都不生下感憂患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遇種種可愛所緣，而不應生高欣喜愛；雖遇種種不可愛緣，而不應生下感憂患。安忍淨信常現在前，猶如大風平等而轉，故說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如大風無所分別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如虛空無所分別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譬如虛空，雖以可愛色、香、味、觸擲置其中，而都不生高欣喜愛；雖以非可愛色、香、味、觸擲置其中，而都不生下感憂患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遇種種可愛所緣，而不應生高欣喜愛；雖遇種種不可愛緣，而不應生下感憂患。安忍淨信常現在前，猶如虛空平等而轉，故說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修其心令如虛空無所分別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問具壽滿慈子言：「虛空無為，諸菩薩眾豈無為攝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非菩薩眾是無為攝。然諸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，觀察身心與虛空等，令於境界無所分別，堪修安忍波羅蜜多，謂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善巧，觀察身心無性、無礙與虛空等，堪受種種刀杖等觸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善巧，依止般若波羅蜜多，觀察身心與虛空等，攝受安忍波羅蜜多，假使恒時地獄猛火、地獄刀杖及餘苦具逼迫其身，亦能忍受，其心平等無動無變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，攝受般若波羅蜜多，觀察身心與虛空等，堪受眾苦無動無變，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堪受眾苦無動無變，即是安忍波羅蜜多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修行般若波羅

蜜多，重苦觸時便作是念：『我從無始生死已來，雖受身心猛利眾苦，而由此苦尚不能得若預流果、若一來果、若不還果、若阿羅漢果、若獨覺菩提，況由此苦能證無上正等菩提！今我身心所受眾苦，既為利樂諸有情故，定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是故我今應歡喜受。』如是菩薩摩訶薩眾觀此義故，雖受眾苦而能發生增上猛利歡喜忍受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譬如有人食百味食，身心適悅生勝歡喜。如是菩薩見乞者來或求資財、或求身分，或因捨施受種種苦，歡喜忍受身心適悅，過前適悅多百千倍。又舍利子！如阿羅漢若見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雖漏已盡而生殊勝信敬歡喜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見來求者或乞資財、或乞身分，心生殊勝信敬歡喜，能深忍受彼所加害、訶罵、毀謗種種重苦，隨所發起安忍心時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由隨發起安忍心時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常不遠離所修安忍波羅蜜多，與諸有情作大饒益恒無間斷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諸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於諸有情應修安忍，打不報打，罵不報罵，謗不報謗，瞋不報瞋，訶不報訶，忿不報忿，怒不報怒，害不報害，於諸惡事皆能忍受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是諸菩薩摩訶薩眾恒不捨離一切智心，於諸有情欲饒益故。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恒不捨離一切智心，於諸有情欲作饒益，假使身受百千矛[矛*(替-日+貝)]，而無一念報害之心，於彼常生淨信安忍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修行安忍波羅蜜多，於諸有情欲作饒益，定當獲得真金色身，相好莊嚴見者歡喜。

「是故，舍利子！菩薩摩訶薩皆應精勤修安忍力，忍受一切加害等苦。若菩薩摩訶薩修安忍力忍受眾苦，攝受安忍波羅蜜多，是菩薩摩訶薩遠離生死近一切智，能與有情作大饒益。若菩薩摩訶薩愛樂聲聞或獨覺地，是菩薩摩訶薩當知退失菩薩安忍波羅蜜多。所以者何？諸菩薩摩訶薩寧以自身具受生死無邊大苦，而不愛著聲聞、獨覺自利眾善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愛著聲聞或獨覺地，是菩薩摩訶薩當知退失自所行處，行他行處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問具壽滿慈子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若菩薩摩訶薩住聲聞地或獨覺地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；若菩薩摩訶薩起聲聞作意或獨覺作意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；若菩薩摩訶薩樂著聲聞相應法教，或樂獨覺相應言論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蘊若常若無常，樂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若常若無常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蘊若樂若苦，樂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若樂若苦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蘊若我若無我，樂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若我若無我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蘊若淨若不淨，樂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若淨若不淨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處若常若無常，樂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若常若無常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處若樂若苦，樂觀耳、鼻

、舌、身、意處若樂若苦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處若我若無我，樂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若我若無我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處若淨若不淨，樂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若淨若不淨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處若常若無常，樂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若常若無常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處若樂若苦，樂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若樂若苦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處若我若無我，樂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若我若無我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處若淨若不淨，樂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若淨若不淨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界若常若無常，樂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若常若無常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界若樂若苦，樂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若樂若苦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界若我若無我，樂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若我若無我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界若淨若不淨，樂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若淨若不淨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界若常若無常，樂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若常若無常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界若樂若苦，樂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若樂、若苦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界若我若無我，樂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若我若無我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色界若淨若不淨，樂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若淨若不淨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識界若常若無常，樂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若常若無常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識界若樂若苦，樂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若樂若苦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識界若我若無我，樂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若我若無我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樂觀眼識界若淨若不淨，樂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若淨若不淨，是菩薩摩訶薩行他行處。」

時，舍利子復問具壽滿慈子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自行處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若菩薩摩訶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是菩薩摩訶薩行自行處。若菩薩摩訶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，一切惡魔不能得便。譬如野干於諸龜、鼈不能得便，不得便故所行自在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修行六種波羅蜜多，一切惡魔不能得便，不得便故所行自在。」

「又，舍利子！假使惡魔普化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皆為惡魔，一一惡魔各有爾所魔軍眷屬，前後圍遶來至菩薩摩訶薩所。是菩薩摩訶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，彼諸惡魔不能得便，不得便故所行自在。譬如野干於諸龜、鼈不能得便，不得便故所行自在。

。」「是故，舍利子！菩薩摩訶薩應如是學：『我心不應遠離六種波羅蜜多。』若心不離如是六種波羅蜜多，一切惡魔不能得便，不得便故所行自在。」

時，舍利子復問具壽滿慈子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於諸魔事應如實知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若菩薩摩訶薩不樂聽聞波羅蜜多相應法教，當知是為諸惡魔事。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不樂受持波羅蜜多相應法教，當知是為諸惡魔事。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不樂讀誦波羅蜜多相應法教，當知是為諸惡魔事。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不樂思惟波羅蜜多相應法教，當知是為諸惡魔事。又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不樂修行波羅蜜多相應法行，當知是為諸惡魔事。諸菩薩摩訶薩覺此事已，作是思惟：『定是惡魔方便障礙我心所求一切智智，我今不應隨彼所欲，應勤修學波羅蜜多。』是菩薩摩訶薩於彼惡魔不應忿恚，亦不應起不堪忍心，若如是行即為安忍波羅蜜多。此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：『我證無上正等覺時，當為有情說能永斷貪、瞋、癡法，是故今者於彼惡魔不應忿恚。』若時菩薩摩訶薩得如是念，爾時菩薩摩訶薩勝諸惡魔，自在修行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。若時菩薩摩訶薩一切智智相應作意不現在前，是時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：『我於今者勿行非處，令我不憶一切智智。』如是菩薩應自責心：『我於今者虛費時日。』」

時，舍利子便問具壽滿慈子言：「齊何名為虛費時日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若菩薩摩訶薩於此六種波羅蜜多隨一現行，不能憶念一切智智，不能迴向一切智智，是菩薩摩訶薩虛費時日，損時日果。若菩薩摩訶薩於此六種波羅蜜多隨一現行，或第二日或第三日，乃能憶念一切智智，及能迴向一切智智，是菩薩摩訶薩雖有所犯，而得名為有時日果。」

爾時，舍利子問滿慈子言：「菩薩安忍與阿羅漢所有安忍有何差別？」

滿慈子言：「今問尊者：妙高山王與小芥子，大小、高下、輕重何別？」

舍利子言：「無量差別。」

滿慈子言：「菩薩安忍與阿羅漢所有安忍亦復如是，不應為問。又，舍利子！於意云何？大海中水、一毛端水，何者為多？」

舍利子言：「大海中水、一毛端水，百分、千分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未能比其量多少。」

滿慈子言：「菩薩安忍與阿羅漢所有安忍亦復如是，百分、千分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未能比其量多少，是故不應作如是問。」

爾時，佛讚滿慈子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說。汝承佛力善說安忍波羅蜜多。若取菩薩摩訶薩忍其量大小、校量聲聞、獨覺忍者，則為欲取如來之忍其量大小，校量聲聞、獨覺等忍。所以者何？諸菩薩眾所成就忍其量無邊，不應校量聲聞等忍。」

爾時，佛告阿難陀言：「汝應受持如滿慈子所說菩薩摩訶薩眾所修安忍波羅蜜多，勿令忘失！」

阿難陀曰：「唯然！世尊！我已受持如滿慈子所說菩薩摩訶薩眾所修安忍波羅蜜多，必不忘失！」

時，薄伽梵說是經已，具壽滿慈子、具壽舍利子、具壽阿難陀，及餘聲聞、諸菩薩眾，并餘一切天、龍、藥叉、阿素洛等，聞佛所說皆大歡喜、信受奉行。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八十九